

臺大文學獎 20 週年～ 記「臺大文學獎得獎作家座談會」

文／許佩君

圖／臺大中國文學系



6/7「臺大文學獎得獎作家座談會」眾星雲集。左起：主持人洪淑苓、與談人郝譽翔、蔡詩萍、簡嫻、黃錦樹、陳栢青。

臺大文學獎從民國68年開辦以來，其間或斷或續，至民國74年由文學院學生代表會與中國文學系學生代表會合辦第一屆「臺大文學創作獎」，才續辦至今。今年適逢臺大文學獎連續舉辦期滿20屆，主辦單位臺大中文系除了循例發起徵稿及系列講座，另與臺大圖書館合作舉辦「臺大文學獎得獎作家座談會」以及「文學亮晶晶——臺大文學獎20週年特展」，讓臺大師生都能感受歡慶的熱鬧氛圍。座談會邀請五位曾獲本獎項的作家——簡嫻、蔡詩萍、黃錦樹、郝譽翔、陳栢青返校，並由也曾是得獎人的中文系教授洪淑苓擔任主持人，暢談各自的文學

緣份及臺大生活記憶。

文學、創作與臺大文學獎

「我對自己理解文字的能力一直相當有自信，但當我翻開法學緒論的課本，裡頭每個字我都認識，組合起來卻變成完全陌生的異世界，這種自信頓時瓦解！」

郝譽翔的學生時代對從政懷有憧憬與熱忱，選擇進入政治系就讀，卻在課程屢屢受挫，偶然覷見中文系的課表後心生嚮往，並幸運地成功轉至中文系，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。談起臺大文學獎，郝譽翔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有一年文學獎仿效金馬獎頒獎形



作家們對著抽到的試題莞爾一笑，簡嫔指定與郝譽翔互換考題。

式，要求所有入圍者參加頒獎典禮，並在舞臺上宣讀得獎名單，未出席者則視同棄權。郝譽翔打趣道：「當時的我在想，怎麼會有這麼殘酷的頒獎方式，要你在眾目睽睽下落榜！」

「我在看臺大文學獎歷屆名單時，是有些感嘆的。名單裡我和簡嫔有一兩個好朋友已經走了，有人再也不碰寫作，有人是真的從人生的舞臺上畢業。」

回想起在臺大的日子，蔡詩萍覺得自己並不快樂，比自己優秀的同儕、無法實現的留學夢、難以跨越的挫折等，生命中一些答案始終找不到，直到36、37歲之後，才發現自己的人生可以快樂的在哪裡。「『花甲美魔男』以後的我比較快樂，因為來日不多，沒有時間不知道現在要做甚麼了！」蔡詩萍認為寫作的意義在於記下一些東西，他鼓勵同學持續寫作與紀錄，用文字或圖象都可以，隔了十年、十五年再回頭看，某天就能看見這些瑣事背後的軌跡，尋得專屬自己的生命印記。

「我常常在想，文學獎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其實沒有作用，但對另外的一群人，文學獎就像是一根火柴，點燃青春的炸藥，當它一旦被點燃，我們的人生就進入了文學模式。」

原就讀哲學系的簡嫔，入學後不久便堅定轉系的決心，常常窩在總圖裡寫文章，當時恰逢學生會首創臺大文學獎，她毫不猶豫的投稿，並順利獲得散文組二獎（首獎從缺），令她始料未及的是，這份榮耀竟成為日後轉系的關鍵。簡嫔想申請轉中文系，那篇獲獎作品經許多貴人之手輾轉抵達中文系葉慶炳主任的辦公桌，當時的中文系助教在毫不認識這位學生的狀況下，成為了最關鍵的推手，他建議：「這個哲學系學生既然對寫作這麼有興趣，中文系應該特別鼓勵，讓他進來看看。」說到此，簡嫔站起，對著坐在前排的李隆獻教授誠摯道謝。如雷的掌聲中，當年的學生與助教相互鞠躬，成為本日最難忘的畫面。

「大概七、八年前，臺大要編一本書叫《我的文學夢》，跟我邀稿。我考慮了很久，最終婉拒了，因為我大學時其實沒有文學夢。」

與幾位學長姐不同，黃錦樹認為臺大文學獎對他而言一點都不重要。身為馬來西亞



人，他的生活經驗迥異於臺灣，且當時的臺灣對馬華題材的作品接受度並不高，因此他投稿多篇作品皆石沉大海。後來他試著將作品內的背景完全架空，終於在第一屆臺大文學創作獎（民國

79-80年）的獲得小說組及散文組的獎項，但這種青睞並無法鼓舞黃錦樹的創作熱忱，直到獲得1995年的時報文學獎，屬於黃錦樹的文學模式才真正爆發。黃錦樹的創作經驗，可說反映了1980年代時「異鄉人」在臺灣的寫作處境。

「我要謝謝臺文所毀掉我，也謝謝臺大文學獎讓我重生。」

陳栢青就讀臺文所時，最喜愛到總圖借一堆小說、散文，然後窩進臺文所過著不辨天日的生活，那時他已開始寫作，將大量未發表作品存於筆電，放在臺文所的研究室，竟在一個夜晚遭竊。「我一生的大觀園、我一生的紅樓夢、我全部的才華和心血都在那裏面！那一刻我只想『我去死好了！』」在人生最低潮的時候，身邊的同學拉著他報名各式各樣奇妙的活動，試圖幫助他打起精神，「波赫士抄寫大賽」讓他作了一個夢，柯慶明教授化身波赫士在夢境中給予他啟迪，讓他重新提筆並投稿臺大文學獎，用獎金買了一台筆電，「重新把自己再寫出來」。



中文系師長與座談會嘉賓共同慶祝同日開幕的「文學亮晶晶——臺大文學獎20週年特展」。左起：陳栢青、梅家玲、李隆獻、簡嫻、蔡詩萍、黃錦樹、郝譽翔、洪淑苓、高嘉謙。

臺大生活記憶五問

呼應即將到來的期末考季，主持人洪淑苓轉身一變為主考官，為作家們安排久違的「期末考」，五份申論試題從約會場所、翹課場所、校內美食、年少輕狂的衝動到未了的心願，一一喚起眾人的校園記憶，在卷中勾勒屬於作家們的學生時代。

Q1. 臺大校園最適合約會的地點是哪裡？請

形容該地點的景觀特色，以及適合約會的理由。

郝譽翔：是晚上的文學院，尤其是文學院的中庭，與世隔絕，自成天地，可以坐在那小小的世界中看著天空，然後……談戀愛。

Q2. 臺大校園最適合翹課的地點是哪裡？請

形容該地點的景觀特色，以及適合翹課的理由。

蔡詩萍：我覺得還是文學院。我後來到法學院去了，我還是常常回到文學院來聽一些課，不是因為課好，也不是因為老師好，是因為女生多。請形容該地點的景觀特色？抱歉，就是美女。

Q3 臺大校內餐廳或福利社食物，哪個最特

**別？請形容該食物的色香味，以及你
此物的故事。**

黃錦樹：我吃過最好的是女五舍，好像是緬甸的太太煮的，第一次吃到像是用香蕉煮的東西。另外一個是男十一舍，現在已經拆掉蓋旅館了，那個白飯是無限量供應，壞處是有一種霉味，後來才知道那種飯吃不得，黃麴毒素超標！

**Q4. 在臺大念書時，你做過最瘋狂的事是什麼？
請細說當年，並說明現在回想的感覺。**

陳栢青：當我還是學生時，最喜歡到圖書館內打開手機的交友軟體，看看愛讀書的Gay有多少。有一次手機收到了邀請約在圖書館二樓見面，我不想褻瀆我的心目中的聖地，就跟他約在四樓的905.7.28.6（索書號），傳完訊息我立刻找到那本書，夾入我的手機號碼，因為圖書館收不到訊號，我還跑出館外點了一碗麵等手機響，但等了一整天都沒有消息。這件事只是插曲，我很快就忘了，幾個月後突然想起，我又跑去翻那本書，發現我的紙條不見了，裡面插著另外一張紙條，上面也寫著電話號碼。我們完全超越了科技，回到了一個古老的年代用圖書傳情，但我錯過了！後來我有懷疑是我夾錯書，因為那本書是黃錦樹老師的《烏暗暝》，應該夾一本比較抒情浪漫的書。（笑）

Q5. 從臺大畢業，你有沒有未了的心願或夢想？請細說當年，並提供補救的方案。

簡嫔：如果我的答案是「沒有」，是不

是就結束了？（全場大笑）不過我對前面四位的題目有小小的興趣。最適合約會的地方是洞洞館，現在已經被拆了，我曾經在那裏被警衛趕過。最適合翹課的地點，對我來說是東南亞戲院，校內的話則是總圖、傳園還有醉月湖，我是個早起的人，喜歡在早晨帶著幾本詩集跑步到醉月湖，在晨霧迷茫的時候大聲朗誦，那種感覺非常好。對我們那一代的人來說，僑光堂的傻瓜麵非常好吃，但現在僑光堂已拆掉變鹿鳴堂，傻瓜麵也早已不在了。那時候每個校園宿舍裡都有餐廳，我常常跑到女五宿舍，菜色豐富多樣又好吃。實不相瞞，中文系在11點至12點這時段的課我通常會翹掉，因為我要先去女五吃飯。

文學創作的終點？

座談會尾聲，一位同學請教作家們創作是否有遇到走火入魔的時候，以及該如何走出？郝譽翔鼓勵同學盡量入魔，因為夢終究會醒；蔡詩萍則認為寫長篇小說較有走火入魔的可能，若是像他興趣較廣，心有旁騖，寫作的壓力則較小；簡嫔自言雖非寫長篇小說，但也常用一、二年的時間以主題式規劃寫作，確實有走火入魔的可能，但那種自我構築再自我推翻的過程，是痛感亦是快感。最終以眾作家共鳴簡嫔的回應，為今日的座談畫下圓滿的句點：「寫作是兼顧感性與理性的心智華麗冒險，雖然走火但不至於入魔，最終燒出亮晶晶的文學舍利子。」